



北斗
DIPPER

彭 懿 / 著

奔向鸢尾花小屋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彭懿 著



孩子最喜爱的作家自选集

奔向鸢尾花小屋



YZLI0890132130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
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奔向鸢尾花小屋 / 彭懿著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1

(孩子最喜爱的作家自选集)

ISBN 978-7-5395-4181-5

I. ①奔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0133号

策 划: 北斗童书馆

责任编辑: 谢艳燕

特约编辑: 张丽静

装帧设计: 徐新宇

奔向鸢尾花小屋——孩子最喜爱的作家自选集

作 者: 彭 懿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7层 邮 编: 350001
<http://www.fjcp.com> e-mail: feph@fjcp.com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

厂 址: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北门口村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: 170千字 印 张: 16.5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4181-5

定 价: 23.80元

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。

1 引子 去一个还有仙女传说的地方
小时候，总是偎在奶奶膝头听她讲仙女的传说。

那时候的冬天总会下很大很大的雪，一连
5 下上几天，几乎把我们那个白桦林边的小屯埋住。可因为有了那些雪花一般晶莹透明的仙女，我童年的冬天一点都不觉得冷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我那故乡的小屯再也不下那么大的雪了，再也
没人为我讲仙女的传说了。

10 但有一天，当一个梦幻般的女孩对我说，一个名叫甘南的地方还有仙女传说时，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。

顺着童年的感觉一路寻去。

我走了很远很远，一直走到了甘南的深处。

15 那里还下很大很大的雪，那里有一个比奶奶更加苍老的声音为我讲述更加美丽的仙女传

彭懿

目录

三上甘南路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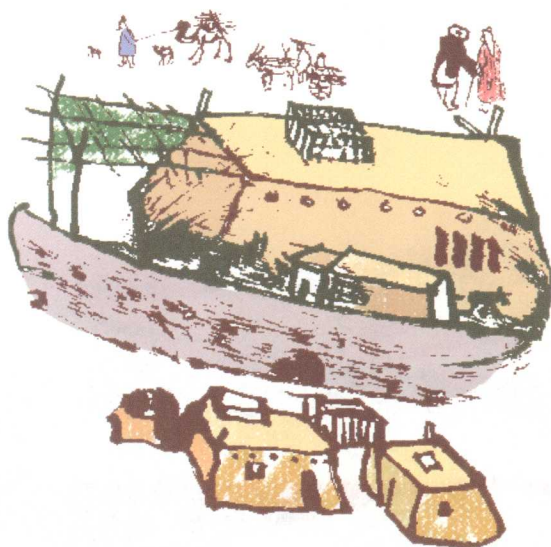


独去青海 91





后记 248



三上甘南路



引 子

去一个还有仙女传说的地方

小时候，总是偎在奶奶膝头听她讲仙女的传说。

那时候的冬天总会下很大很大的雪，一连下上许多天，几乎把我们那个白桦林边的小屯埋住。可因为有了那些雪花一般晶莹透明的仙女，我童年的冬天一点都不冷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我那故乡的小屯再也不下那么大的雪了，再也没人人为我讲仙女的传说了。

但有一天，当一个梦幻般的女孩对我说，一个名叫甘南的地方还有仙女传说时，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。

顺着童年的感觉一路寻去。

我走了很远很远，一直走到了甘南的深处。

那里还下很大很大的雪，那里有一个比奶奶更加苍老的声音为我讲述更加美丽的仙女传说。

我还真的碰到了仙女。



1. 有个女孩对我说起了甘南

说来惭愧，我在上这趟火车之前，竟从未听说过“甘南”这个地方。

我是在七月下旬的一个雾天上的火车。

我去兰州出差。

这雾来得十分蹊跷，甚至可以说是带上了一点诡异的色彩——一个大晴天，它说来就来了。它追随着我，犹如一个影子似的从家里一直跟到了车站。起先，它还躲躲闪闪地贴着地皮，但后来就不对了，见我上了火车，它一蹿而起，一下子就把长长的一列火车从头到尾给裹住了！

弥天大雾似乎把我和那个现实世界阻隔开了。

这雾追着我们这趟火车，一直追到了一个充盈闪亮的小站，有一个女孩从雾里闪出来上了车，它才迫不得已地慢慢退去。

为什么她来了，它就退却了呢？我没起疑心。车外下起了雨，当这个女孩背着一个被雨淋湿了的大大的背囊与我擦肩而过时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，这个不起眼的女孩会是一段故事的开头。

她在我的邻座坐下了。

我帮她把她那个湿漉漉的背囊举到了行李架上。什么东西掉了下来，我弯腰拾起来一看，是一束蓝紫色的小花！女孩接过





去：“我在小站边上的那片白桦林里采的……”我还是没有起疑心，其实这一带根本就不长白桦树。我怔在那里，喃喃地不知说出了声没有：“是桔梗花啊，我都有三十年没见过了……”我说不下去了——说泪流满面有点言过其实，但眼窝的确是有点湿了。我故乡的那个小屯，一到夏天，不要说白桦林里了，就是用白桦围起来的栅栏下面都会开满了桔梗花。

可如今，我们都走了，只留下奶奶一个人还孤零零地躺在那片白桦树林里。

我走了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我没有为奶奶扫过墓。奶奶坟头上的落叶该有多厚了呢？

我一个人走到车厢与车厢的衔接处，窗外雨下大了。奶奶长得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，像被雨模糊掉了的风景。

听人说，奶奶病危时一直不停地唤着我的名字，妈妈迷信，怕了，可能是怕死神把我也给带走吧，就说，您喊我的名字吧！早已陷入昏迷状态的奶奶突然睁开了眼睛，愤怒地说，我喊我孙子，我喊你干什么？后来，妈妈他们找来一个和我一样高的人，攥住了奶奶的手，说，您孙子回来看你来了，奶奶这才撒手西去。奶奶死时，我正默默地伫立在远方的一棵枫树下，看着一片红叶缓缓落下。

我走回来，那女孩正坐在那里编辫子。

许是雨把她的头发打湿了吧？

我看到的是一个背影。我心一颤，泪眼模糊地又一次看到了奶奶，怎么那么像？童年时，我总是倚在门外看奶奶编她的长







辫子。奶奶会像一个女孩那样地编呀，编呀，编出两根长长的辫子，再把它们挽成一个髻，盘在脑后。奶奶总是让我趴在她的膝头，一边编她的长辫子，一边给我讲那些我不知道已经听过多少遍了的仙女传说。具体的故事早就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她会一直讲到红日西沉……

我僵在那里恐怕是有一会儿了。真是荒诞，这个女孩怎么会层层剥笋似的唤起了我对奶奶的追忆？

我就这样在追忆中一直坐到了终点。

下车时，那个女孩突然扭过头来，问我：“你不去吗？”

“去哪儿？”我一头雾水。

女孩瞟了我一眼，拖长了声音说：“去甘南啊！”

甘南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。见我一脸茫然，那女孩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望着我说：“去甘南听仙女的传说啊……”说完，她把一束什么东西递了过来，就下了车。我接住了，一看，是那束桔梗花！

有什么东西猛地撞击了一下我的心！

它来了。

隔了那么久，童年时的感觉犹如一只失踪了的纸鹞一般又飞了回来，杳无音信了三十几年，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，说回来就回来了，而且还完好无损！我伸手喜出望外地接住了它，捧着，一个人只有长大到能够恋恋不舍地向童年的自己伸出手去时，它才会不期而至。飞翔吧，我一个转身把它掷了出去，飞去甘南吧，带我去听那些奶奶从未讲过的仙女传说吧！





我追出车外，等等我——

但那个女孩已经无影无踪了。

我不过是迟疑了一两秒，女孩怎么就遁身入地了呢？

莫非说你是一个精灵，一个虚幻，抑或说你本人就是一个飘飘欲飞的仙女？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存在过，那么，我手上的这束桔梗花又怎么解释呢？我知道你是真实的，因为我正真真实实地走在通往甘南的路上。

我把目光越过人群，投向了甘南。

这时，我对远方的甘南还一无所知，离得太远，我还听不见回荡在那里的一首天籁般悠远雄浑的藏歌：

那里没有痛苦，

那里没有哀伤，

它的名字就叫香巴拉……



2. 甘南，我最初的一瞥

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就是这样被那个鬼魅女孩带到了甘南。

来得有点太突兀了，当我一个人站到了梵呗袅袅入耳的辽阔大草原的面前时，还有点措手不及，我还在喃喃地问自己：我这是在哪里了？

甘南——甘南——

身后响起了一串响遏行云般的回答。

回眸四望，我看见了高原上那一轮亘古未变的太阳，看见了牦牛，看见了身躯伟岸好似一座座山岭的藏民，看见了叫狼毒的花，看见了风马旗，看见了泛蓝的天穹之下的一个穿羊皮袄的小男孩，看见了闪烁的转经轮，还有那一群群迎面走来的身披绛紫红色僧袍的喇嘛……一切都让我亢奋，让我血脉贲张，让我透不过气来，这是一片让我陌生的灵息之地啊！

我朝它迈了过去。

我以为我到了甘南，后来才知道，我离甘南的腹地还远着哪！

我只不过是到了夏河。

我找了，我怎么会不想与那个女孩邂逅？我一个人在橘红色的夕阳下踩着细碎的小花走了许久，但不见她。薄雾扑面而来，隐去了甘南，也隐去了那个女孩。我不敢再走了，站定了，生怕





踩疼了脚下太多呻吟的小花。

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故事里。

我想起了一个童话。

说是有个猎人在一片蓝色的桔梗花田里发现了一只白狐狸。他穷追不舍，白狐狸突然不见了。白狐狸变成了一家染屋的小伙计，它举起双手，说，我帮您把手指头染了吧！您看。它把用桔梗花汁染得蓝蓝的手指组成了一个小窗户，让猎人往里面瞅。猎人一看，小窗户里面是一只美丽的狐狸妈妈。白狐狸悲哀地说，妈妈死了，很早以前，“啪”地挨了一枪。后来，桔梗花教我学会用花汁染手指，我就不再孤独啦，因为我什么时候想妈妈，就可以从小窗户里看到妈妈了。猎人也染了手指，出现在他的小窗户里的是一个少女，眼睛底下还有粒黑痣。是妹妹，是死去了许多年的妹妹啊！他把枪给了狐狸，捧着染蓝的手指回了家。可一进家门，他就忘了，竟洗了手。不管他用洗掉桔梗花汁的手怎样组成小窗户，都看不见他的妹妹了……

我把她留给我的桔梗花揉烂，挤出汁，涂在了手指上。然后，我用染蓝的大拇指和食指搭起了一个菱形的小窗户——

我没有看见那个女孩，但金色的甘南却出现在了我的窗户里。一个真实的甘南。

此时的甘南，被一抹斜阳天国般地照亮了！把它比做天国，我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看吧，我幻想中的天国就应该是这种颜色。光从云中泻下，是一种天地祥瑞的黄，刹那之间，天与地合二为一了。一条亮线从天边熠熠而来，是河，是那条名叫大夏河





的河吧，真让人疑是天河从天而降了。它边上，走着一路磕拜而来的人们，走了几天，几个月，还是长长的一生了呢？一个女人在这尘埃弥漫的黄昏站定了，先是把手高高举过头顶，合掌，随后触额、触胸，最后朝前扑出一个五体投地，磕出一个长头。他们是为一座寺院而来。我看到，拉卜楞寺在斜阳的照耀下更加金碧辉煌了！我还看到，在我对面的一个山坡上，一个四五岁的女娃娃正在蹒跚地跑上来，她伸出了手，是让奶奶为她讲述一个仙女的传说吗？

尽管我的头一趟甘南之行没有走太深太远，只是一瞥，但我已经入骨入髓地感觉到这是一块可以让我灵魂飞扬的地方了。

甘南很大，它实际上是甘肃西南部的一个州，叫“甘南藏族自治州”。它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。从地理位置看，它地处号称“世界屋脊”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边缘，西界青海，南临四川，东南与黄土高原相接，自古为西羌居地。甘南现辖合作市及夏河、碌曲、玛曲、临潭、卓尼、迭部、舟曲七县，总面积13.81万平方公里。甘南以高寒阴湿的山地景观和高山草原为主，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。

而我所到的夏河，不过是从甘肃这条路进入甘南的一个门户。

有人说，甘南是唯一一个可以与西藏媲美的地方，是“西藏第二”或是“小西藏”。我没去过西藏，但我知道西藏是开天辟地一般的粗犷，山是大山，河是大河，山就那么一丝不挂地裸着，河就那么不加修饰地流着，连人，也就那么昂着头，站在离



